

## 温暖的人，温暖的目光

□张建星



孟庆魁摄影作品《林中村》

## 砚台

□袁炳发

我成长的年代，可能是古往今来最不注重书法的时代——唉，想想都痛心。所以我的书法素养及其薄弱。据父亲讲，我的高祖、祖父都出身耕读人家，天然地喜欢书法，他们留下一些碑帖、文房四宝，我父亲小时候承继下来，练习过，真爱过。但等我出生，还未长大，父母亲就忙不迭地将那些“四旧”销毁的销毁、扔掉的扔掉，或者让别人随意带走。到我真正懂得仰望传统文化的时候，它们在我家烟消云散了。好在旧物中寻到一方被遗忘的砚台，也不知道并且不在意是否名贵，因为砚台有高祖父、祖父、父亲的气息，我珍宝一样地收存着它。

终于没有尝试学习书法。

有些事情就这样，过去就过去了，无法重来，也无法追忆。把一腔悔意与遗憾先转于读书法上，再后来外孙出生了，抓周的时候在一堆物件中，没想到他居然一把抓住了砚台。这是一个好征兆吗？一点都没有这样想。人说隔代亲，但这个“亲”，我看就是宠溺，丝毫没有要求，想都没想，只当是一个有趣的插图。

以前，我曾经想让女儿练书法，续接、传承家族的热爱，都没能实现，哪里又敢指望隔代人的外孙呢？但家传砚台就此送给外孙了，虽然没有指望书法传承，家族血脉的传承还是要继续。这块祖传砚台就像一个标志物，类似家族堂号，它依然需要传承。

外孙上学以后，很快交了一个同班小朋友，两个小男孩玩儿得很好。小朋友正在学习书法，利用课余时间，每周一次书法课。外孙好奇，也跟着去了。没想到爱上了，也报了书法班。人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此话不假，回想当年，我千方百计想把女儿赶到这条道上，倒不是有什么出名成家的私心，就是觉得家族精神需要传承，更有祖国悠久的历史魅力在召唤，以及它给个人确立品性提供的审美支持，这些一直在我心中翻腾。但百般教数都不见效，女儿对书法没有丝毫的兴趣。而外孙呢，因为热爱，完全不需要督促，而且兴致勃勃，乐此不疲。他因为年纪小，每次去书法班需要我去接送，有时候他故意逗我，说外面天气不好，零下三十度了，冻得人迈不动步，今天就不去了。

外孙不答应，一定要去，带着哭腔要求我送他去书法班。这也让我感动非常，也非常感恩，总觉得冥冥之中，有先祖参与其中，也让我从家族这个小视角见识了中华书法，以及它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动力源泉。美的事物，就是这样！就是有恒久的生命力。

外孙学习书法遵照老师的安排，先练颜体，后练柳体。我虽然不懂书法，但看着外孙的作品，实在是赏心悦目，心中欢喜，感觉白纸上字字珠玑。当然这是带着我这个外祖父的浓浓的爱去欣赏的，不是客观描述。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美是相通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最高境界都是真善美。也正是，人们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完善自我修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与心中那个真善美世界的和谐与共。当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理想中的真善美的世界达成共识的时候，整个人焕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像芬芳的花朵那么迷人，像澎湃的山河那样大气磅礴。人也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从容、诚挚与热情。我外孙现在已经上初二，面临高中升学择校的压力，他学习非常紧张，课业尤其繁重，但是练习书法多年，锤炼了他的意志品质，也拓展了他的心胸与眼界，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小男生，一直保持松弛的心态，学习很专注，但是并不把成绩当成生命的唯一，这反倒促进了他的学习，形成了自己的小氛围、小宇宙，扎实又有活力。

祖辈传下来的一方砚台，外孙还在使用。在他书法老师的点拨下，外孙越来越喜欢那块歙县老坑金星花乌竹子荷叶砚台。它不是什么金贵的古玩儿，只因美，因为亲情和血脉，因为它那份精神传承，外孙十分珍惜。我因此想到，外孙长大了。

## 03

## 其憾

艺术创作所以呈现出风采各异之美，深藏的一个原因是缺憾。缺憾产生遐想和追求。庆魁这本摄影集有关北极村、漠河、加格达奇、大兴安岭以至龙江的作品还是选的太多了。于我而言，这一定是一种缺憾。相信在他的历史存照中，一定存有反映大美龙江、北国风光的力作。

白雪皑皑，莽莽林海，无垠黑土，铁马冰河。再加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滔滔江水，日夜兼程，奔腾不息。再加上中央大街的神韵，太阳岛上的阳光，镜泊湖畔的苍翠，北大荒的万里沃野，千重稻浪，漠河清静宁谧的异域风情，北山村风姿绰约的炫酷极光。我希望庆魁在即将出刊的下一部以人文摄影作品为主的摄影作品集集中，能拿出更多反映这片神奇土地的形象和记录，彰显只有龙江才有的生命力量，浑厚而苍茫，深邃且博大。

表现更真实的现实是摄影创作一个突出优势，自带流量的优势。非常希望庆魁未来的创作能多一些人文视角，底层关怀，让感动的泪水溢满镜头。

(本文为《孟庆魁摄影作品集》序，作者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现任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



孟庆魁摄影作品《风雪老君山》

这种创作自觉，艺术主动，才完成了他许多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令人感动的往往不是他画面的生动，构图的精致，光影的选择，而是深藏其中的不可复制的精彩瞬间。瞬间的冲动，冲动中的灵感，灵感中神秘的直觉。这之后才是斑斓，幻化，宁静或炫酷。认真阅读庆魁的作品，你会更好地理解决定性瞬间和艺术视觉有着深刻的、天然的、内在的、非常辩证的关系。决定性瞬间是摄影创作的神来之笔，是思想照耀现实的真诚再现。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也许只有相机，包括摄影技术的迭代才具备这种与生俱来，十月分娩，横空出世的神美判断，审美价值，审美瞬间。这是其他品类艺术创作无法代替的。也正是因此，我们阅读优秀摄影作品的时候才能有直抵心灵，直达永恒的感触。

必须重复的观点是，大凡优秀的摄影创作，无论是纪实类还是艺术类，无论是人文还是风光，震撼人心的往往不是构图，不是用光，不是色彩，而是被镜头瞬间抓取并定格的决定性瞬间。只有瞬间之美无法复制，更无法复制。这就是解海龙《大眼睛》成为经典的原因。我之所以同意庆魁将他抓拍的1984年冬至在漠河的照片刊于影集，是因为那是千金难买的青春瞬间，艰苦的瞬间，一个青年记者内心澎湃的瞬间。直到今天我才知庆魁为我拍了这样一张决定性瞬间的照片。北极村，1984年冬至，一间不能再简陋的只有一张木板小床的招待所，没有电，在一只红蜡烛飘动的烛光下，一个青年记者伏案写作。拍摄中庆魁向着燃烧的红烛，向着那支紧握的笔，向着青春干净的面孔按动了快门，抓取了足以让我一生感动的瞬间，青春永驻的瞬间。

流行可以退去，而风格永存。风格的形成一定有时间积累，思辨之径，思想力量。特别是今天，数字化让摄影比起其它艺术创作似乎更易干取巧。手机功能迅速提升，网络传播速度加快，加上摄影后期技术、AI技术处理手段丰富而近乎神化，这对每一个心怀摄影理想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流行？还是坚守？是让理想的真诚照进现实，还是让技术过度参与，对每一个摄影人都是一道选择题。庆魁无疑属于前者。读他的作品，你不但能获得构图的审美享受，取景的灵性充盈，用光的大胆的雄浑苍茫；生活之美，街头巷尾，阳光朗照；时代之美，巨厦如林，奔流如海的现代化城市之美深深融合，让动态的影像定格为纯粹。纯粹的美，干净的美，跃动的美，神圣的美。然后形成冲击力，属于庆魁影像语言的冲击力。这种影像语言既有岁月感，又有时代背景和细节，点线面深度融合，使得摄影构图完美，画面精致，光影平衡，形象丰满，唯有意蕴深藏不露。阅读庆魁的风光摄影作品，你会发现他非常善于用光，并善于用光调动画面的全局。善于用光是优秀摄影家的看家本领和突出优势。庆魁的创作崇尚宏伟的结构，加之用光精准，虚实交错，线条简洁分明，层次的魅力和画风的感染力就在其中了。



孟庆魁摄影作品《雾漫龙江》

## 02

## 其作

庆魁不但是一个温暖的人，也是一个坚守的人。坚守理想，坚守所爱。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进入了宣传系统，先县委后到地委工作，他完全可以寻求进步和晋升，甚至可以利用他在龙江的人脉，做一些事情，但他没有。从20世纪80年代初，他端起漠河县唯一一台相机(理光5型)开始，到退休后南迁深圳他都挚爱着摄影，甚至将摄影视为他全部的生活。在龙江工作的近40年中，相机成为他的标配。即使人到中年，在许多年轻的记者中都有他的身影，他温暖的面孔。天道酬勤，只要信仰不缺席，岁月从不辜负。这本光彩夺目的摄影集就是上天对他的褒奖。

从龙江到鹏城，从农业大省，林海雪原，到金融中心，制造业之都，这本以风光为主的摄影作品集肯定是庆魁岁月长河中的点点滴滴，肯定不是全部。但就是这点点滴滴，也将我们的目光、心灵和感触，汇流成海，汇入了庆魁用镜头，用光影营造的美的空间，历史的空间，生命的空间。庆魁对美的刻意追求，使他的摄影创作，逼真本色，格局阔大，色彩斑斓。他善于思考，善于让光影和构图服从他的审美选择。他的构思和意念就是让每一幅照片尽力体现气势宏大的美，气象万千的美，震撼人心的美。庆魁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美好的人，所以他的这些风光作品都是呈现美的力作。他的这些美不仅仅是为了宣传的，而是用来发现的。深读他的摄影作品，你会发现并理解镜头后面是一个温暖的人和更加温暖的目光。正是有了这种经久磨砺的美的目光，直击画面，将自然之美，诸如大兴安岭的雄浑苍茫；生活之美，街头巷尾，阳光朗照；时代之美，巨厦如林，奔流如海的现代化城市之美深深融合，让动态的影像定格为纯粹。纯粹的美，干净的美，跃动的美，神圣的美。然后形成冲击力，属于庆魁影像语言的冲击力。这种影像语言既有岁月感，又有时代背景和细节，点线面深度融合，使得摄影构图完美，画面精致，光影平衡，形象丰满，唯有意蕴深藏不露。阅读庆魁的风光摄影作品，你会发现他非常善于用光，并善于用光调动画面的全局。善于用光是优秀摄影家的看家本领和突出优势。庆魁的创作崇尚宏伟的结构，加之用光精准，虚实交错，线条简洁分明，层次的魅力和画风的感染力就在其中了。

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论断在整个中外摄影界已经达到了指点江山，出神入化，唯我独尊的境界。这个观点不仅对摄影创作有着画龙点睛的指导价值，对绘画、雕塑，甚至对文本创作都有重大的引领作用。至少所有的优秀摄影作品，都完成了从发现到抓取的瞬间，无一例外。庆魁的摄影实践，特别是退休后的创作，也正是有了抓取决定性瞬间

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论断在整个中外摄影界已经达到了指点江山，出神入化，唯我独尊的境界。这个观点不仅对摄影创作有着画龙点睛的指导价值，对绘画、雕塑，甚至对文本创作都有重大的引领作用。至少所有的优秀摄影作品，都完成了从发现到抓取的瞬间，无一例外。庆魁的摄影实践，特别是退休后的创作，也正是有了抓取决定性瞬间

## 01

## 其人

庆魁寄来他的摄影集之前，先寄来了他抓拍的我早在大兴安岭采访时的两幅旧照。一幅是1984年冬至我冒着零下近40度的严寒，在漠河北极村简陋的村舍，在一支红色的蜡烛下写作的情景。另一幅是1987年我作为随军记者参加大兴安岭特大森林山火扑救时在漠河的留影。我几乎记不起庆魁是什么时候拍下这些非常珍贵的照片。历史存照，经年累月，点点滴滴，岁月留痕，我的感动难以言喻。也为庆魁，为我们的缘分感怀感动。

1983年秋，天津师大将我分配到天津日报社工作。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统一分配。作为一个将写作作为梦想的穷家子弟，我兴奋而满足，甚至为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用不完的采访本，用不完的稿纸激动不已。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破冰年代，范长江先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成为我们这一代青年记者最为喜爱的精品。热爱是不竭的动力。我曾在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感言中用“我热爱这个创造激情也被激情创造的事业”形容我的新闻感情和新闻理想。入职不到一年，我的发稿量和好稿量在报社名列前茅。正是这个原因，当时的报社总编辑鲁思同志让我学习范长江，以唐山为点，一路北上，沿东北一线采访，每天向报社发送东北采访手记。而这次长途采访的终点就是大兴安岭的漠河北极村。

冒着接近零下40度的严寒，冬至前，我踏上了大兴安岭这片神奇的土地，踏入了已是极夜时刻童话般的漠河北极村。大兴安岭林海雪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潮湿的诗意；漠河北极村的冬至就是一个童话，夜色迷茫的童话。那时的北极村不像今天这样的商业化，没有游客，更没有旅游设施。除一个小小小的村供销社，一个一间房的小邮局外，一派原生态的北国风光。全村在木刻楞木屋的簇拥下，江村雪色弥漫，家家炊烟袅袅，朴拙本色，一如这里的土地和乡亲，一如这里纯净至极，层层渲染的林海雪原。就是在这个属于我的青春童话中认识了孟庆魁。

大兴安岭漠河和北极村是我与庆魁的缘起。我非常相信人生的缘分和际遇。似乎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参与我们更加神奇的人生。当时庆魁是漠河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专门陪我在漠河和北极村采访。在纷飞的白雪和气势宏大的寒冷中，庆魁目光干净，笑容亲切，言谈朴拙且略带羞涩，立刻让我感到这是一个温暖的人，一个温暖的朋友。

北极村之行是我永生难忘的采访，成为我和龙江这片厚重黑土地交织一生的缘起。庆魁带着我做客农家，吃冻苹果，冻梨，冻饺子，喝北大仓酒。带着我到冰封的黑龙江心，和村民一起凿冰捕鱼，指给我江对岸最近的古朴的村落。最刺激的是坐着狗爬犁穿越白雪皑皑的原始森林，野性的凛冽，野性的静谧，你会获得一种林深树大，沃野坚冰的豪迈。从北极村冬至到结束采访将近一周时间，极夜天气，火墙热炕，烧酒上头，这一周时间是我与庆魁感情的起点，是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也是我和黑龙江这片神奇土地血脉相连，如影相随的生命之缘。

这之后，我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1987年春，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灭火战役和采访。我和庆魁火场相逢，共同战斗，也算是生死之交的好战友。再之后中央调我到黑龙江工作，任副省长。我在黑龙江工作的三年中，庆魁已是《中国绿色时报》驻黑龙江大兴安岭记者站站长。三年时间，每次见到我，庆魁都非常高兴，甚至有点激动，都带着一如当年的温暖感人的微笑。但是他从未到过我的办公室，从未找我办过哪怕一件小事。记得我到兴安岭参加加格达奇嘎仙机场开航庆典，旧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主动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他只是憨厚地笑着说谢谢，说没什么事。他就是这样一个真诚，克己，温暖，本分的人。可交可交。



孟庆魁摄影作品《大湾区在崛起》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条新闻  
黑龙江文旅  
妙赏频道